

杨 国 荣 著 作 集

道论

杨国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 国 荣 著 作 集

道论

杨国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论/杨国荣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杨国荣著作集)

ISBN 978-7-5617-6773-3

I. 道… II. 杨… III. 古典哲学—研究—中国 IV. 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491 号

杨国荣著作集

道 论

著 者 杨国荣
项目编辑 曹利群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0.7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773-3/B · 459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自序

哲学总是一再地向开端回溯。这不仅表现在哲学的沉思每每以古希腊或先秦为历史之源,而且在于哲学往往以反思自身的方式,不断地追问何为哲学或哲学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史的考察,抑或是理论的思与辨,都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何为哲学的问题。历史地看,哲学的不同形态、不同进路,也常常相应于对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追问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而形上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然而,自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后,冷落、蔑视、嘲弄、拒斥,便渐渐成为后者时常遭遇的厄运。随着形而上学渐遭疏离和拒斥,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越来越成为问题,与此相应的现象之一,便是哲学与具体领域的知识开

始呈现某种趋同之势。从历史的演进看,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与近代以来哲学研究本身渐趋职业化、专业化相关。哲学本质上是智慧之思,从事哲学思考的哲学家,首先是志于道的思想者。但是,一旦哲学成为某种职业或专业,那么哲学家也就容易由智慧的追求者,转化成仅仅从事某一层面、某一个方面思考的专家。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涉及的主要是存在的特定领域、特定方面,专家的关注之点,也每每限于某一领域或方面,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以及哲学家的专家化,既将形而上的沉思推向了哲学的边缘并相应地悬置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也在历史与逻辑双重意义上导致了哲学的知识化。

如何回到哲学的本然形态?这一问题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也就是:如何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真实形态?这里本质上依然涉及何为哲学的追问,而对它的回应显然无法离开形而上的视域。在历史上,形而上学曾展示了多样的进路,其中不乏对存在的思辨构造或抽象推绎,但形而上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这一类的抽象思辨。作为智慧视域中的存在理论,形而上学既以存在本身的具体性为指向,又贯通、融摄了把握存在的不同方式,二者在不同意义上为深入地理解世界提供了前提;形而上学的以上路向,同时也体现了哲学的内在品格。

从形而上的维度展示哲学的视域,无疑更多地涉及“思”或理论层面的问题。相对于“史”的考察而言,我近年的工作似乎更多地关乎“思”。确实,从《伦理与存在》到本书,我的关注之点都较直接地指向理论层面的问题:《伦理与存在》以善的沉思为内容,本书则在“以道观之”的意义上展开为面向存在之思。当然,如我一再指出的,史与思本身非彼此分离;关注哲学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离开哲学的历史。事实上,正如我的道德哲学研究处处渗入了“史”的视域一样,更广义上对存在的澄明,也以历史上的哲学沉思为出发点。

2 道论

与史和思的互动相联系的,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中西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各自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系统,然而,在历史已经超越地域的尺度而走向整个世界这一背景下,仅仅限定于地域性的视野,显然是狭隘的。与世界历史的观念相应,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以世界哲学为视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无疑都是广义哲学之域的共同财富,都应该被理解为延续、发展世界哲学的一种普遍资源。这种世界哲学的视野是哲学回归真实形态的基本要求。

从研究方法看,这里同时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比较仅仅被理解为罗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特点,指出什么是二者的相同之处,哪些是它们的差异点,等等,那么,这显然是较为表层的。从哲学思维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的真实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历史之维。在这一维度上,比较意味着为深入地理解某一哲学系统提供一种理论的背景。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能够获得西方哲学的比照,无疑有助于具体地揭示、澄明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命题、学说中的内在理论意蕴,真实地彰显其丰富而深沉的内容,使之取得能够与其他哲学对话的形态,并真正融入世界哲学。同样,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如果以中国哲学作为参照系统,也可以进一步去发现它的一些独特意义。在单一的视域下,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是西方哲学,其内在的意蕴往往都难以充分地敞开和展示,而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一种哲学系统的深刻意义就容易被揭示和把握。其次,比较的更内在、更深沉的维度,体现于建构性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历史中的存在,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源头,具有建构功能。本书对中西哲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力图体现以上视域,其旨趣在于回应与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

与《伦理与存在》一样,本书无意提供一种终极的“体系”。体系作为“既济”的形态,往往容易导向自我封闭,哲学作为智慧之思则总是处于“未济”的过程,并具有开放的性质。尽管本书亦有自身的内在脉络和系统,但它所着重的,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在问题;其中所展示的哲学视域,则同样蕴涵着历史性和开放性。

杨国荣

2004 年 6 月

目 录

1	自 序
1	导 论
32	第一章 形上之域与存在的具体性
32	一、存在之思与形上之域
37	二、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
46	三、人与世界图景
54	四、存在之序
58	五、时间、过程与历史
64	第二章 存在的价值之维
65	一、是什么与意味着什么
73	二、价值和评价
77	三、价值、规范与世界的变革
87	第三章 认识、存在与智慧
88	一、认识的本体论前提
95	二、“知”(knowing)与“在”(being)
102	三、知识客观有效性的形上根据
109	四、知识、智慧与人之“在”
116	第四章 存在与方法
117	一、当然之则和必然之道
128	二、思维的秩序、行动的秩序与存在的秩序
139	三、理解与涵养

146	第五章 语言的形上内蕴
147	一、以名指实和以名喻道
158	二、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
168	三、语言与人
179	第六章 美的本体论意义
180	一、审美秩序
187	二、存在的完美
197	三、美与自由
203	四、美与真、善
211	第七章 道德与存在
212	一、规范、义务与伦理关系
221	二、道德主体
230	三、行为情景与存在境域
235	四、社会整合的道德前提
244	第八章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切
244	一、日常生活与日常存在
249	二、日常生活中的人
257	三、已然与自在
262	四、终极关切：存在的自觉
268	五、极高明而道中庸
274	第九章 形上视域中的自由
275	一、存在的统一之境
282	二、自由与自因
293	三、自由的价值内涵
304	附录 哲学何为
317	后记
319	新版后记

An Essay Concerning Dao

Contents

1	Preface
1	Introduction
32	Chapter I Metaphysics and Concreteness of Being
32	1. Metaphysics as the Theory of Being
37	2. The Abstract Mode of Metaphysics
46	3. Being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54	4. The Ultimate Union as the Order of Being
58	5. Time, Process and History
64	Chapter II The Value Dimension of Being
65	1. What is it and What does it Mean
73	2. Value and Evaluation
77	3. Value, Norms and the Changing of the World
87	Chapter III Knowing, Being and Wisdom
88	1. The Ontological Precondition of Knowing
95	2. Knowing and Being
102	3. The Metaphysical Ground of the Knowledge
109	4. Knowledge, Wisdom and Being
116	Chapter IV Being and Method
117	1. Method and Reality
128	2. The Order of Thinking, the Order of Action and the Order of Being
139	3. Interpretation, Cultivat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146	Chapter V The Language in the Horizon of Metaphysics
147	1. Describing Things through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Dao through Language
158	2. Interpret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World
168	3.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eing
179	Chapter VI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autiful
180	1. Aesthetic Order
187	2. The Perfection of Being
197	3. The Beautiful and Freedom
203	4. The Beautiful, the True and the Good
211	Chapter VII Morality and Being
212	1. Moral Norm, Moral Obligations and Ethic Relationship
221	2. Moral Agents
230	3. The Situation of Behavior and Context of Human Existence
235	4. The Moral Precondi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244	Chapter VIII Everyday Life and Ultimate Concern
244	1. Everyday Life and Existence in Everyday Life
249	2.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Life-World
257	3. The Other Side of Everyday Life
262	4. Ultimate Concern: The Awareness of Existence
268	5. Ultimate Concern Within Everyday Life
274	Chapter IX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Freedom
275	1. Freedom: The Unity of Being
282	2. Freedom and Self-Causation
293	3. The Value Meaning of Freedom
304	Appendix: What Can Philosophy Do?
317	Postscript of First Edition
319	Postscript of Second Edition

导 论

自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形而上学便不断面临各种形式的诘难。^① 20 世纪的后期,随着“后形而上学”^②等提法的出现,形而上学似乎进一步被视为已经终结或应该终结的历史现象。然而,作为对存在的“总的看法”^③,形而上学的消亡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哲学家的拒斥或疏离。就应然而言,人类思维的历史早已表明:“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④就实然

① 从近代哲学的演进看,这种诘难当然还可以追溯到休谟。

② 参见 J.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Polity Press, 1992。

③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68 页。

④ 同上书,第 163 页。

而言,则“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涉及形而上学”^①。在这里,更有意义的也许并不是对形而上学表示哲学的轻蔑或鄙视,而是从理论的层面对形而上学本身作进一步的反思。

历史地看,“形而上学”这一概念首先与亚里士多德相联系。尽管亚里士多德从未使用过“形而上学”一词,但其讨论一般存在问题的著作却被后人冠以“形而上学”之名。在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的任务规定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②,这方面的内容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进一步被规定为一般形态的形而上学,以区别于宇宙论、自然神学、理性心理学等特殊形态的形而上学^③。

形而上学的一般形态与 ontology 大致相当^④。在概念的层面,ontology 的内涵首先与希腊文 *on* 或尔后英语的 *being* 相联系。一般认为,*on* 或 *being* 既是系动词(近于现代汉语的“是”),又表示存在,与此相应,在汉语世界中,ontology 也有“是论”、“本体论”或“存在论”、“存有论”等译名。自 20 世纪前半叶以来,主张以“是论”译 ontology 者便时有所见,而 ontology 亦每每被视为对“*on*”或“*being*”以及与此相关的一般概念和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在以上理解中,*being* 所包含的“系词”无疑构成了 ontology 主导的

① Kant: *What Real Progress Has Metaphysics Made in Germany Since the Time Of Leibniz And Wolff*, Abris Books Inc., 1983, p. 51.

② Aristotle: *Metaphysics*, 1003a25,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941, p. 731.

③ 参见 P. Coffey: *Ontology Or the Theory of Being*,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9, pp. 20—21.

④ Ontology 源自拉丁文 *Ontologia*, 后者又可追溯到希腊文 *logos* (理论)与 *ont* (表示“是”或“存在”)。*Ontologia* 出现于 17 世纪,据有关考索,德意志哲学家 Rudolphus Goclenius (1547—1628) 首先使用该词。

方面。

在词源学上,*on* 或 *being* 诚然一开始便与系动词相关,但就其本来意义而言,系词本身属语言学及逻辑学的论域;在系词的形式下,*on* 或 *being* 首先是语言学的范畴,与此相应,这一层面的研究也更直接地与语言学及逻辑学相关。从哲学的视域看,*on* 或 *being* 尽管与语言学意义上的系动词有着本原的联系,但作为 *ontology* 论域中的哲学范畴,它的深沉涵义却更多地关联着存在问题。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on* 便与实体、本质等具有存在意义的对象难以分离;中世纪对 *being* 的讨论,也总是以存在(*existence*)、本质(*essence*)等为其实质的内容;当代哲学对 *being* 的研究虽然呈现不同的趋向,但存在问题仍是其关注之点,奎因将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视为本体论的问题,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基础本体论的对象,都在不同意义上表现了 *being* 的存在之义。从理论上,以“是”为 *being* 的主要涵义并将 *ontology* 理解为“是论”,不仅仅涉及是否合乎汉语表达习惯的问题,而且关乎语言学、逻辑学与哲学研究的不同进路:如果将 *being* 等同于“是”,或多或少容易以语言学、逻辑学层面的技术性分析,遮蔽在哲学视域中对存在本身的关注^①。

从方法论上看,追溯概念的原始语言形态或原始语义无疑是重要的,它有助于理解有关概念的历史内涵。但如果仅仅以概念的原始词义界定概念本身,则似乎难以把握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

① 当然,从词源学上看,汉语“是”的原始涵义包含多重方面,《说文解字》在解释“是”字时指出:“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曰:“以日为正则曰是。”以日为正,与“则”相联系,《尔雅·释言》便对“是”作了如下界说:“是,则也。”就当然而言,“则”有准则之意,就实然和必然而言,“则”又有法则之意,前者引申为正当,后者则涉及存在的稳定性。不过,尽管“是”包含多重内涵,但以“是”类比 *being*,突出的似乎首先是其在现代汉语意义域中的“系词”义。

哲学概念或范畴而言,其起源常常与日常或具体知识层面的用法相联系,但日常的语词在成为哲学的概念或范畴以后,总是沉淀、凝结了更为深沉、丰富的涵义,而非其原始的形态所能限定。中国哲学中的“道”,其词源便涉及日常语境中的“道路”、“言说”等,但作为哲学概念,它的意义显然已非日常意义上的“道路”、“言说”等所能涵盖。同样,being 在词源意义上固然与系动词相联系,但这一语言学归属并不能成为其哲学意义的惟一或全部依据。亚里士多德已强调,在 being 的诸种涵义中,“什么”是其本原的涵义之一,而“什么”又揭示了事物的实体或某物之为某物的根本规定 (which indicates the substance of the thing)^①,与实体或某物之为某物的根本规定相联系的上述涵义,显然已非系词(“是”)所能范围,而指向了更丰富意义上的存在。不难看到,哲学概念的澄明诚然需要联系其原始词义,但不能简单地走向词源学意义上的历史还原;哲学的阐释、诠释也不应归结为技术层面的历史追溯。

与 being 相联系的是 ontology。前文已论及,ontology 曾被译为“本体论”,从 20 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研究者便对这一译名提出了种种批评,认为本体论一词无法体现 ontology 的涵义,由此,甚而对“本体论”概念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认为中国哲学并不存在所谓本体论^②。这里既有 ontology 与本体论之间的纠葛,也涉及译名与

① 参见 Aristotle: *Metaphysics*, 1028a10,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941, p. 783。

② 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7 页。张东荪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提出中国没有本体论,尽管他所说的本体论并非仅仅对应于 ontology,而每每与所谓 substance philosophy 相关,但在反对将“本体论”运用于中国哲学这一点上,与质疑本体论的观点无疑具有一致性。参见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 年。

被译之名的关系。就 ontology 源自 *on*、其研究方式上侧重于逻辑分析而言,它无疑不同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更为适当的提法也许是:中国哲学没有 ontology。从译名与被译之名的关系看,一种译名在形成和被接受之后,往往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一定文化历史背景、学术传统、语言承载等影响之下,译名常常获得超乎被译之名的涵义或发生内涵上的转换,从而成为具有本土意味的概念。严复以“天演”翻译 evolution,后者在西方本来首先是生物学领域的概念,表示生物的进化过程^①,但严复却一开始便将其与形而上的观念及社会领域的强弱相争、变革和进步等联系起来,从而更多地赋予它以社会文化及哲学的意义,使之成为变法维新的依据。不难看到,作为中国近代哲学概念,“天演”的涵义已非被译之名(evolution)所能范围^②。同样,本体论这一范畴被引入中国现代哲学后,也非仅仅是 ontology 的对应概念,它在相当程度上既蕴涵了 ontology 所涉及的“存在”之义,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关观念,从而获得了其较为独特的涵义。

①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西方,进化观念对哲学及其他领域没有影响。

② 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则可以看到,在佛教东传之后,汉译之名与印度佛教原始概念的关系,也每每发生某种变化,如天台宗所着力发挥的“实相”概念,便非仅仅对应于印度佛教的原有概念,智顗已指出了这一点:“实相之体,只是一法,佛说种种名;亦名妙有、真善妙色、实际、毕竟空、如如、涅槃、虚空、佛性、如来藏、中实理心、非有非无中道、第一义谛、微妙寂灭等。”(智顗:《法华玄义》卷八)而此前的鸠摩罗什在翻译《法华经》、《中论》、《小品般若经》等中,亦已将梵文中表示“法性”、“真如”、“法界”等的词语,译成“实相”。在此,作为译名的“实相”一方面与原有的“如来”、“实际”、“法性”、“真如”、“法界”等语有着词义、词源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涵义而非后者所能完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ontology,也很难仅仅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关本体的学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往往被用以指称不同种类的存在,以宋明理学而言,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尽管哲学立场不同,但往往都以“本体”来说明其核心概念,而在这一类的阐释中,“本体”往往指存在的本来形态。张载以“气”为第一原理,“本体”概念的运用也与之相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①朱熹将“理”视为更本原的存在,“本体”之义也离不开这一前提:“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②可以看到,在以上论域中,“本体”都与本然之“在”相关:它或指“气”的本来形态,或指理气关系的本来形态。同样,王阳明以心立言,“本体”亦首先与心的本然形态相联系,对他而言,这种本然形态就是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③当然,在王阳明那里,作为心体的本然形态,本体又涉及所谓功夫:“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④此处的“本体”既呈现为主体精神的本来形态,又被理解为实践活动(功夫)的根据。

作为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显然不能等同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理论。尽管以上论域所涉及的气世界、理世界、心世界也每每构成了本体论所讨论的对象,但较之以“本体”表示存在的本来形态,本体论无疑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就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而言,本体论似乎与传统哲学中的道器、体用等等概念有更内在的

① 《正蒙·太和》,《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7页。

② 《孟子或问》卷三,《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34页。

③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④ 同上书,第92页。